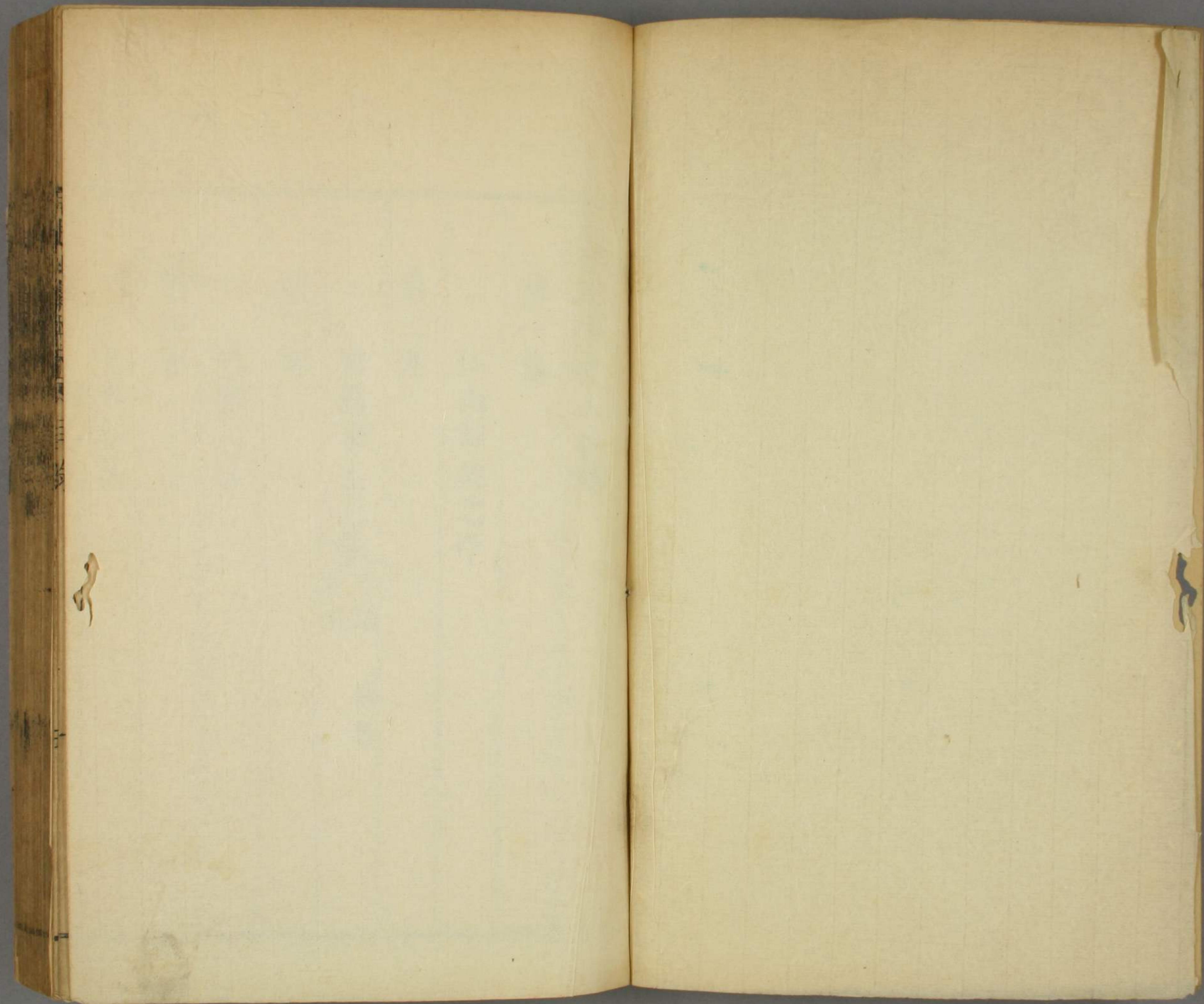


元一 二十七卷 部二冊

1冊  
271  
15





478  
271  
15

東京  
學校  
圖書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江南羣盜之平

第二卷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篤哇

海都

第三卷

高麗之臣

第四卷

日本用兵

明  
年  
月  
日

所錄支  
有物那

元史紀事本末  
目錄

第五卷

占城安南用兵

第六卷

西南夷用兵

緬金齒

八百媳婦

第七卷

阿合馬桑盧之亂

第八卷

科舉學校之制

第九卷

郊議

第十卷

廟祀之制

第十一卷

律令之定

第十二卷

運漕

河渠 海運

第十三卷

治河

窮河源附

第十四卷

官制之定

第十五卷

尚書省之復

第十六卷

諸儒出處學問之槩

第十七卷

郭守敬授時曆

第十八卷

佛教之崇

第十九卷

武仁授受之際

第二十卷

鐵木迭兒之奸

第二十一卷

晉邸之立

第二十二卷

三帝之立

明宗  
文宗

順帝

第二十三卷

脫脫之貶 哈麻附

第二十四卷

小明王之立

第二十五卷

察罕帖木兒克復之功

第二十六卷

東南喪亂

第二十七卷

諸帥之爭

李羅 李思齊

擴廓 張良弼

元史紀事本末目錄 終

元史紀事本末

目錄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高安陳邦瞻原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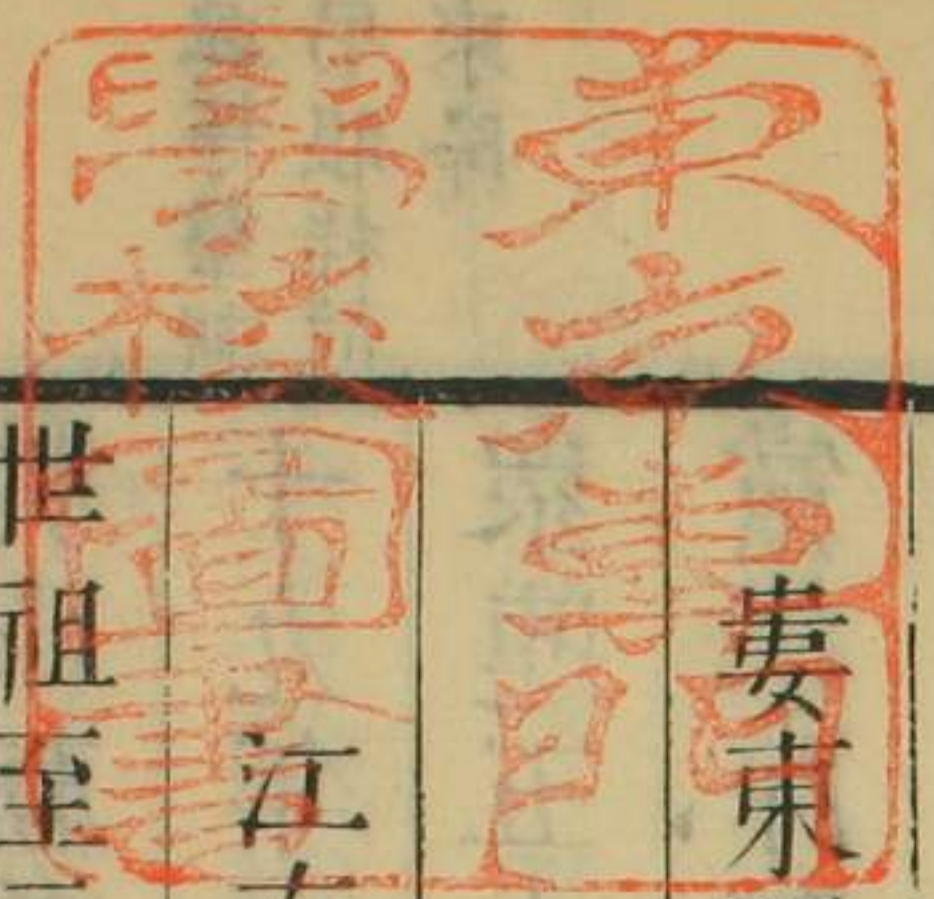
日瑞

妻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江南羣盜之平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眾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

陳桂龍兵起完者都高興擊走之

高興等擊斬  
陳弔眼桂龍  
等來降

林桂方等擁  
眾被擒

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容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藝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畚洞  
十九年夏四月陳桂龍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眾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等遂帥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十二月獲福州叛賊林天成就于市

合刺帶等招  
降尤宗祖等

黃華復反詔  
史弼等擊走  
之

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擒之 九月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聚眾剽掠海上合刺帶等招降之凡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冬十月建寧路總管黃華復反聚眾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詔史弼等引兵急擊之華賊走自焚餘黨悉潰

命撒里蠻討  
黃大成等

二十一年二月漳州盜起邕州賓州梧州韶州衡州民黃大成等相延為亂命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 詔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荆湖



欲捕宋宗室  
阿魯渾薩里  
止之

月的迷失擒  
黎德等

月的迷失討  
降郭逢貴等

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故有是詔十一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月的迷失擒獲海盜黎德及招降餘黨百三十三人即其地誅黎德弟黎浩及偽招討吳興等檻送京

二十二年二月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討潮惠二州盜郭逢貴等四十五寨降民萬餘戶軍三千六百一

十人請將所獲逢貴等入覲面陳事宜詔許之秋七月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前大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趙和尚作亂  
伏誅  
陳巽四等謀  
謀反伏誅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謀作亂伏誅八月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十一月詔議弭盜桑哥玉速帖木兒

桑哥等議責  
州縣立限招  
捕盜賊

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季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之詔江西行省平章忽都鐵木兒督捕廣東等處盜賊

董賢舉等相  
繼起兵

二十五年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眾萬餘相繼起兵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蹶詔遣江西行省丞相忙兀帶行樞

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自平宋以來官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乎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不然禍未已也御史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

鍾明亮降

二十六  
二十六年夏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為兵  
五月明亮率眾萬八千五百七十三人來降  
六  
月月的迷失請以降賊明亮為循州知州宋士賢為  
梅州判官丘應祥等十八人為縣尹巡尉帝不允令  
明亮應祥並赴都  
冬十月月的迷失以丘應祥董  
賢舉歸于京師丙戌明亮復反以眾萬人寇梅州江  
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  
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復與福建江西省合

明亮復反

不隣吉帶討  
葉萬五

兵討之且諭旨月的迷失鍾明亮既降朕令汝遣赴  
關而汝玩嘗不發致有是變自今降賊其即遣之  
是月婺州賊葉萬五以眾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  
人江淮省平章不隣吉帶將兵討之十一月漳州  
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與楓林  
賊合福建行省兵大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  
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眾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  
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關  
從之

陳機察等降

江西行樞密院討平華大老等

明亮降管如德留之遂復叛

胡發等伏誅

不憐吉帶議習水戰

朱三十五等作亂

二十七年春正月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三月建昌賊丘元等稱大老集眾十餘人掠南豐諸郡太平縣賊葉大五集眾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五月月的迷失與江西行省管如德合兵討明亮降詔縛至闕下如德留明亮等不遣明亮復率眾寇贛州。六月徽州績溪賊胡發饒必成杭州賊唐珍建平賊王靜照蕪湖賊徐汝安孫惟俊等伏誅。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詎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

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萬戶府七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從之。是月興化路宣遊賊朱三十五寇青山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眾萬餘人寇溫州平陽。二十八年秋七月遣慙散總兵討平江南盜賊。

裴居安請遣  
官問月的迷  
失

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九月治  
書侍御史裴居安言月的迷失遇盜起不即加兵盜  
去乃延誅平民詔台院遣官雜問之

三十年二月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  
匿盜賊宜誅為首者餘徙內縣從之

成宗元貞二年冬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  
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多觀望不進賊勢益盛江  
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百里  
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

董士選討平  
劉六十不伐  
其功

為囊橐者于是民爭出自効不數日六十就擒餘黨  
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人吏數人而已畧  
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張溥曰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天下始一統其年

漳州陳桂龍即兵起與建寧黃華勢合繼以廣  
州之林桂方象山之尤宗祖循州之鍾明亮廣  
西之黃聖許等狐鳴豨突連歲弄兵終世祖之  
身未獲殄滅史皆目為盜賊抑以大宋觀之亦  
有殷多士之倫也成王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監之叛。新洛邑以居。殷民誥辭不一而足。曰商  
王士貴之也。曰毋我怨安之也。王莽篡漢而州  
郡兵起。金虜虐宋而山東兵起。作史者當是時  
不惟不賤盜而反幸有盜惡亂賊而外蠻夷天  
下之公心也。趙宋以仁傳家。亡於韃靼。忠臣義  
士入海圖存。餘枿不植而閭閻強暴。奮臂一呼。  
衆輒數萬。假令崖山之師不潰。太妃帝昺尚存。  
資其蜂聚。號召義兵。閩廣雲從。淮浙桴應。文天  
祥張世傑等爲之謀。主力抗犬羊。縱未能如少

康光武克復舊物。其爲蜀漢鼎立。江左偏安。尚  
有餘也。獨恨幼君赴海。天命先絕。桂龍等擾擾  
新朝。衆皆烏集。吊忠魂於孤舟。哭羈囚於燕市。  
風塵六合。莫識所依。稱號僭國。旋起旋撲。竟不  
得與隗囂方望之徒。齊驅姓字。良可哀也。羣盜  
分嘯。害及趙宗。阿魯渾薩里片言解紛。善安反  
側。月的迷失。按兵養寇。延誅平民。雖屢立戰功。  
義無取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高安陳邦瞻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北邊諸王之亂

乃顏

海都

篤哇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夏四月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闊里鐵木兒母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

乃顏反阿沙  
不花請說安  
納牙諸王之  
謀乃解

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  
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得衣裘，故  
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  
王多欲從之。帝以為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莫若  
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  
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  
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  
「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  
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

帝從葉李計  
詔李庭等將  
漢軍戰敗金  
家奴塔不反  
遂執乃顏

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  
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  
禁其往來毋會乘馬持弓矢，時將技多乃顏部人，或  
其親暱，立馬相嚮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浙西道儒  
學提舉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  
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  
臣請令漢軍列前少戰，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鬪。  
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踏之，無不勝矣。」帝然  
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



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陳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反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耳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秋七月乃顏黨諸王失都兒犯咸平遼東宣

慰使塔出遣使馳驛以聞帝命領軍一萬與皇子愛牙赤同力備禦之時女直水達官民皆與乃顏連結塔出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乃顏黨大撒拔都兒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帖哥杪兒赤等欲襲皇子乃以千餘人扈從渡遼水身與乃顏兵接戰轉鬪而前射其酋帖古反中其口鏃出于項墮馬死遂軍懿州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塔出曰今日之事上賴皇帝洪福下賴將士之力吾何功

塔出射殺帖古反追北有功帝賜以明珠虎符

馬又追乃顏餘黨北至金山戰捷帝嘉其功賜明珠虎符充蒙古兵萬戶

二十五年春正月諸王海都犯邊海都者太宗之孫合失大王之子也世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元初卽有叛意廷議欲伐之帝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平陽馬步改達魯花赤鐵連對遂召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連不可然必先詣拔都蒙哥鐵木王所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鐵連

海都欲叛帝使鐵連往諭并約拔都蒙哥鐵木王備之

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于諸王副者持不可鐵連曰親承密旨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斥之曰且食毋令語言脫口相撫爲罪海都愕然曰直哉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嘉其雄辨將解與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三襲付之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厚贈以行乃至拔都蒙哥鐵木王所具告之故王曰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卽外應勦絕何有鐵連還悉以事

聞因言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  
去則勿追自守既固即無虞矣帝深然之勅所受海  
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是歲詔封  
皇子那木罕為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以安童行  
省院事既而海都叛帝大閱兵將討之先命戶部尚  
書昔班使海都諭令罷兵置驛來朝昔班至海都傳  
旨海都聽命既退軍置驛而丞相安童軍先已克火  
和木王部曲盡獲其輜重海都懼將逃謂昔班曰我  
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于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

海都寇邊拔  
都也孫死之

詔鐵木耳等  
擊敗火魯火  
孫等

我罪也昔班以聞帝曰汝言是也尋命為中書右丞  
議政事妻以宗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諭海都  
且曰苟不從我能諸王蕃衛兵乎海都辭以畏死不  
敢至是復寇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夏四月詔  
皇孫鐵木兒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  
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都  
指揮土土哈擊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哈刺温  
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  
路萬戶府

帝自將討海都

二十六年二月合丹兵寇胡魯口開元路治中兀顏牙兀格戰連破之六月庚申諸王乃蠻帶敗合丹兵於托吾兒河辛巳海都犯邊土土哈從皇孫晉王征之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失利惟土土哈以其軍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精銳設伏以待之寇不敢逼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黑鐵兒皆反應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逃歸秋七月帝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

開里鐵木兒大破合丹

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二十七年二月合丹寇遼東海陽五月寇開元平章政事開里鐵木兒帥師戰于瓦法大破之

明里鐵木兒叛伯顏遣所都招降之

二十九年冬十月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至阿撒忽禿嶺已為明里鐵木兒所據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陳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挺身走命速哥梯迷禿兒等追之伯顏軍還夜至必失禿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騎追至別竭兒會速哥梯迷禿兒等亦至乃

夾擊之斬首二千餘級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之遣齋書諭明里鐵木兒以禍福明里鐵木兒得書感泣率其衆來降

三十年三月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樞密李廷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六月詔皇孫鐵木兒撫軍北邊召伯顏還以玉昔帖木兒代之時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

以玉昔帖木兒輔鐵木耳行邊召伯顏還海都遂遁去

俟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成宗大德元年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隣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隣之地時爲海都

闕里吉思力  
戰被執不屈  
而死

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  
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  
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  
還次阿魯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  
感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十二月駙馬闕里吉思  
遇寇敗沒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  
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闕里吉思特嚴兵待之冬  
敵果大至闕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躡為敵  
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闕里吉思毅然曰我

命海山代闕  
闕出鎮漠北

天子婿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三年十二月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刺麻  
八刺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闕闕出總兵北邊怠于備  
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海山大捷海  
都旋死

四年八月海山與海都軍戰于闊別列之地敗之  
五年九月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牀  
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  
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死

七年秋七月篤哇遣使降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

月赤察兒議  
受篤哇之降  
諸王叛者皆  
歸

月赤察兒平  
察八兒諸部

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  
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  
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  
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諸部  
平之月赤察兒言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過之心  
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欵徹及處  
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  
吾已據其腹心矣帝稱善趣軍進攻之察八兒等果

欲奔欵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賜察八兒幣  
帛

三年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  
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  
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  
遠若是待諸王朝會班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  
與之使彼知愧

張溥曰蒙古定宗貴由之殂也牝后稱制君位  
久虛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失烈門與  
諸王心不能平憲宗遂肆殺戮宗族解體合州

之變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世祖  
忽必烈直趨燕京大位始定既而少弟抗命稱  
帝和林六盤諸部莫不響應廉希憲削平關隴  
世祖親戰漠北大衆方解諸王來歸國歷三傳  
內難輒作母后啣冤同氣流血齊鸞梁繹代有  
其人胡人好殺固無親也至元年間世祖封其  
子那木罕爲北平王帥兵鎮守安童行省院事  
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顏平之天  
下旣一可幸安枕至元二十四年復有乃顏之

亂西北棘矣甘麻刺出鎮而叛黨尚逞鐵木耳  
撫軍而大同不寧蓋海都以太宗長孫世居北  
方定宗以來日尋干戈吳淠白頭淮南弮矢卽  
車書會同寧忘崛強哉成宗卽尊牀兀兒等奮  
勇鬪爭七年篤哇乃降骨肉附順正不易也阿  
藍答兒渾都海之舉兵也廉希憲便宜虎符立  
時殄滅乃顏之擁衆也阿沙不花請離其黨渠  
魁卽縛神機獨運惟在任人海都寇邊伯顏力  
禦戰守持久將奏成功飛譖忽入軍中易將巨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寇坐逃更煩天討元老願飲班水之水而廟堂  
不察樂羊之謗臨事一失鬼方幾震折衝樽俎  
聽言允慎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高麗之臣

世祖至元十七年始置驛站于高麗初太祖十一年契丹人六哥領衆九萬餘竄入高麗拔江東城據之太祖遣哈只吉剌刺等領兵往其國助攻滅六哥諭令歲輸貢賦高麗尋進方物謝十六年諭以伐女直

高麗王暎叛服不常

世祖遣高麗世子俱歸國

事始奉表陳賀，屢遣使至其國，會使者為盜所殺，遂絕。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帥兵攻之，國人洪福源迎降。撒禮塔使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暎。暎遣其弟佺請和，許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暎盡殺朝廷所置官，以叛。復遣撒禮塔以兵往。至王京南，攻其處仁城中，流矢卒，軍還。暎亦上表謝罪，自後叛服不常。憲宗八年，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暎遣其世子俱入朝。至帝中統元年，暎卒，命俱歸國，封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仍赦其

為王更名植

境內。二年，俱更名植，遣世子懽奉表以聞。五年，植自入朝。至元三年，帝欲通好日本，諭高麗與日本隣國，宜為鄉導。五年，植遣其弟涓入朝。帝以植欺罔，涓至，面數其事，切責之。特遣使詔諭植，責令供軍實，造戰艦，助攻宋及日本。植復遣其臣來朝。六年，植上表奏誅權臣金俊等，復遣世子懽入朝。懽至，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涓事。詔遣翰朶思不花、李諤等至其國，詳問之。尋詔授懽特進上柱國，率兵三千赴國難。帝以植涓廢置，出其臣林衍所為，詔植、涓、衍

等同詣闕面陳情實先遣兵壓境不至即以時進討未幾高麗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入附詔樞密院議征高麗事初馬亨以為高麗者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雖來朝其心難測莫若嚴兵假道以取日本為名乘勢可襲其國定為郡縣馬希驥亦言今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權分則易制諸侯強盛則難臣驗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侷勢等自相維持則徐議良圖亦易為區處議皆未

高麗林衍作亂世祖議討之遣植就國而衍亦死

決會使者至其國植受詔復位旋親朝京師七年以高麗西京內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忙哥都為安撫使佩虎符率兵戍其西境仍詔諭高麗僚屬軍民以討林衍之故時植復入朝朝廷遣軍送植就國勅將帥嚴戒兵士勿令有所侵犯會林衍死衍黨復立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大軍進至王京西關城遣人收繫衍妻子植入居舊京是年復詔植送使者通好日本八年諸將大破珍島賊平之十年植屢言國小地狹比歲荒歉其生券軍乞駐東京詔令營北京

植卒世子堪襲爵

征東元帥府請屯田以備高麗

高麗王瞻請戍金州

界仍勅東京路運米二萬石賑之。十一年植卒世子堪襲爵改名瞻尚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十四年征東元帥府上言高麗侍中金方慶陰養死士匿鎧仗器械造戰艦積糧餉謀作亂捕方慶等按驗得實已流諸海島然高麗親附民心未安可發征日本還卒二千七百人置長吏屯忠清全羅諸處鎮撫其民且令士卒備牛畜耒耜為屯田計從之十九年瞻上言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闍里帖木兒麾下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

從之

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瞻與阿塔海共事

二十八年高麗饑詔給米一十萬斛賑之

成宗大德元年封高麗國王眡為逸壽王瞻前改名以世

子諫為高麗王從所請也

二年中書省臣奏諫有罪當廢復以其父眡為王

三年眡遣使入貢丞相等言眡在國僭擬不法諫年

少妄殺無辜乞降詔戒飭從之會哈散使高麗還言

以高麗世子諫為王既而復廢

復立征東行省既而復罷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四  
拒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之。遂復立征東行省。命闊里吉思爲高麗行省平章事。

五年復罷行省官。是年昺卒。子諤復立。諤死。子燾嗣。燾死。弟嵩嗣。

張溥曰。王建以高麗大族。承高氏之敝。權知國事。後唐長興三年。遣使朝貢。明宗封爲國王。二傳及宋。恭順不怠。端拱之世。契丹寇擾。走使乞師。朝廷弗問。後遂受制於遼。膺其封冊。遼亡。貢使接踵至宋。金主滅遼入汴。高麗王楷復臣事。

之。元興。又與金絕。傳世十數。臣屬無恒跡。疑反覆。然東夷馴柔。異於三方之外。畏鬪好服。見强大而屈。亦國勢然也。元太祖時。契丹人六哥等竄入高麗。攻據江東。大師往征。助其討滅。使臣約結。請輸貢賦。既而盜殺着古歟等。七歲絕使。太宗遣撒里塔征之。洪福源迎降。遂招其主王瞰。設官監治。明年復叛。詔數五罪。責其質子。定憲之際。命將凡四。瞰遣世子僂入朝。世祖中統元年。瞰卒。命僂歸國爲王。高麗安矣。至元年間。

命王瞻及阿答海擊日本。則非柔遠息兵之道也。王僂久質蒙古。新君即位。羈旅獲還。懷異人之感。無燕丹之怨。廢立再寧。大國施厚。子椿繼緒。望恩猶昔。強以伐隣。豈所樂乎。卽獻計者曰。今之高麗。本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并而爲一。嚴兵假道。各取日本。乘勢襲之。離爲二國。夷爲郡縣。中國之利也。抑念父子素順。藩屏效職。衛滿高元。彼不敢爲。何必謀出。下陽狡臨。松岳哉。林衍廢僂。趙璧出問。吳祈構瞻。王約往徵。或死或流。不假兵刃。傳聞之變。可以情恕。而家人之隙。無費用威也。漢置外國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善撫四夷者。亦在靜之而已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日本用兵

世祖至元十七年五月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之東先是至元一年以高麗人趙葵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使者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持國書

帝屢遣黑的等使日本皆不報

使日本書曰。大蒙古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上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率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高麗君臣感戴來朝。歡若父子。計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以

帝命遣其臣宋君裴金贊等道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帝謂王植以辭爲解。令去使徒還。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爲期。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臣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弘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良弼將行。乞定與其王相見之儀。廷議



日本始遣彌  
四郎入朝

與其國上下之分未定，無禮數可言。帝從之。七年十月，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彌期必達。八年六月，日本通事曹介升等上言：高麗迂路導引國使，外有捷徑，儻得便風，半日可達。若使臣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爲鄉導。帝曰：如此則當思之。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徐稱導良弼至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遣書狀官張鐸言去歲九月與日本彌四郎等至其太宰府西守護所。守者云：曩爲高麗所給，屢言上國來伐，豈期皇帝

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璽書。然王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奉使回報。良弼乃遣鐸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復以書諭日本，令必通好大朝。竟不報。十年六月，良弼復往使至太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經畧使忻都、洪茶丘等以千料舟拔都魯輕疾舟汲水三舟各三百，載士卒一萬五千，期以七月征

命忻都、洪茶  
丘等征日本  
不克而還

召范文虎議  
征日本

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虜掠四境而還。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信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帥師往征日本，廷議姑少緩之。至是月，帝召范文虎議征日本，方畧旋詔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潰軍往征日本。九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賜右丞洪茶丘所將征日本新附軍鈔及甲。十二月，高麗國王睿率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詔給洪茶丘等戰具，高麗鎧甲戰襖，諭諸將兵道高麗毋擾其民。

十八年春正月，召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古丞范文虎等赴闕授方畧。二月，諸將陛辭，帝勅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若盡殺其人，徒得地何用？更有一事，慮卿等不和耳。假若彼國使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剌罕卒，詔以左丞阿塔海代之。八月，范

范文虎等喪師遁還

文虎等喪師遁還。上言初至日本，欲攻大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戰餘軍還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吳萬五者亦逃還，是役也。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而已。十一月勅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海濱城防，日本不允。十二月罷日本行中書省。

二十年春正月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詔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三月命阿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與徹里帖木兒、劉二拔都兒大募兵造舟，伐日本。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

命阿塔海等伐日本，崔彧諫不從。

王積翁使日  
本舟人謀殺  
之

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王積翁齋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大發兵征日  
本

二十二年十一月，勅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是月復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從劉宣言罷  
征日本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罷征日本。以方議伐安南故也。先是立征東行省，勅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有司征斂，大為奸利。吏部尚書劉宣上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蠭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

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

至也速答兒  
乞征日本成  
宗不聽

成宗大德元年，江浙省至也速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

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太師，附商船往使日本。日本竟不至。

八年夏四月，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十年夏四月，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備之。

張溥曰：倭自後漢始通中國。南宋昇明間，國王武上表言：在昔祖禰躬擐甲冑，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辭頗誇耀，然朝宗不愆，繇來久矣。隋煬之世，夷書不恭，置而弗責。貞觀受朝，遣使往諭，義存矜遠。及宋雍熙，國僧齋然浮海貢獻，太宗賜紫衣，厚存撫，詢彼土風，主唯一姓，臣皆世官，歎爲古道。六十四世而下，未聞以兵見也。元世祖混一志，倭降書招徠，其國不應，窮兵東伐，喪沒五龍。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落日波濤信風山岳其天險耶隋混南北開皇  
殷盛煬帝三駕遼左旌旗萬里莫洗薩水之辱  
元奮沙漠滅金滅夏破西域以奄有中華臣妾  
萬邦地極四表而東海島夷遂抗顏行淪師十  
萬非高麗日本反威重於九州大國也天道惡  
盈國君戒戰楊廣忽必烈處勢之極忘兵之凶  
知勝而不知敗能進而不能退志窮慾滿鬼神  
來矚建號夷夏而取侮一隅威行天壤而毒生  
盜蠱堯戒蹟蛭蓋謂此耳然楊廣不悟平壤再  
釁鴈門東都縱淫頭頸不保元世祖出師屢北  
惕於劉宣之言卽下詔罷征國以永寧治亂翻  
覆惟辨君心不遠之復烏容忽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占城安南用兵

世祖至元十九年六月詔發軍討占城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千五百命唆

占城王子補的負固帝命唆都伐之

唆都破占城  
轉戰至木城  
下不克引還

都將之以行

二十年春正月，唆都攻占城，破之，入其國。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求歸順，以款師。復潛殺所入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截歸路，軍殊死戰，得出。唆都等遂謀引還。

二十一年二月，命阿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秋七月，詔鎮南王

脫歡征占城，與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俱進，復以安

命脫歡等征  
占城

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十二月，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脫歡軍擊走  
陳日烜其弟  
益稷來降，遂  
謀引兵還日  
烜遣兵追襲  
李恒、唆都戰  
死

二十二年五月，脫歡軍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棧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脫歡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盛。官軍疾疫，死傷



亦衆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秋七月，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阯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征安南。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荊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安南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仍命鎮南王脫歡左丞相阿里海涯平定其國，以兵納益稷。時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弊，轉輸賦役煩重，貧民鬻子應役，舉動之間，利害非一。且安南已嘗遣使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未晚。會吏部尚書劉宣亦言之。帝是其請，命還軍居益稷於鄂州。

二十四年春正月，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叅知政

脫歡等擊安南十七戰皆捷日烜走于海

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二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八赤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

日烜集兵過脫歡歸路樊楫等皆死

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過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皆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贖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許入覲。

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

二十八年冬十月，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會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

未遣張立道  
徵其入朝

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二十九年九月，復遣吏部尚書梁曾編修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既還，日燇不至，故特詔往徵之。

三十年八月，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燇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

入朝，日燇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燇辨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廷臣以日燇終不入朝，遂拘陶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解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興等以征安南無功而還，各杖而恥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亦黑迷失等  
征安南無功  
各被杖沒貲

三十一年五月，罷安南兵，釋其使歸國。時帝崩，皇孫鐵木兒即位，故有是詔。

鐵木兒即位  
詔罷安南兵

張溥曰：世祖之伐安南，為占城也。占城在中國

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  
州素不通朝貢周顯德中王釋利遣使貢方物  
宋建隆初上表貢獻宣和時封國王累朝羈縻  
郊恩降制乾道以來貢阻國亂悉置不問元世  
祖并天下遣峻都就其國立省撫治王子補的  
負固不率遂命將往討以窮僻荒忽之國聲教  
向隔王言不通卽勤師旅懷遠字小義豈其然  
又遷怒安南忽張九伐黷尤甚矣占城之去安  
南也水行二日陸行十五日道固非遼絕也然  
輔車唇齒爲日已久開關延敵寧無懼心怒其  
不許移師遽加安南雖小其能堪乎鎮南王脫  
歡進兵安南王陳日烜旅拒雖勁騎電驅攻城  
破邑而中道回戈觸藩莫決天兵挫衄在彼穴  
中峻都李恒同時戰死乾滿之敗耻同平壤皆  
大國所自取也脫歡再出日烜屢走邀歸擊惰  
元師復北彼蓋避其朝銳殲其暮氣藏身大海  
之間伏毒當關之險戎車赫臨未嘗一勝日烜  
可謂善用兵矣日燔襲位元使徵朝張立道約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以肆赦令修歲貢而忌言驟行欲邀先入懼不敢前復安置使臣更議專伐王靈數頓帝怒不懲終至元之世抱大業之慚佳兵自焚傷於蠱尾更足惜爾成宗罷征安南奉職其後日煇來朝武宗日曠來貢泰定世順毋動嗟彼交人安於守文之中庸而獨不畏開基之神武飛龍尚威固有時而屈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一西南夷用兵

緬八百媳婦  
金齒

世祖至元十九年二月議征緬國先是至元八年大理善闡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其王內附緬使价博詣京師帝復遣使詔諭之十四年雲南省臣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勢須用兵帝未許已

納速刺丁請  
帝伐緬

而雲南都元帥納速刺下率兵入緬界稍稍招降其  
衆以天熱還師至是上言緬國形勝盡在臣目中可  
擊帝悅遂以大卜為右丞也速的斤為叅政命諸王  
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二十年十一月相答吾兒等分道攻緬拔江頭城令  
都元帥袁世安戍之復遣使詔諭緬王不應議以建  
都大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兵攻拔之

西南夷十二  
部俱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二部  
俱降初諸國為緬所制欲降不果至是因緬城既拔

緬始平

遣汧兀魯迷  
夫征八百媳  
婦國

遂皆來降夏四月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為賊衝  
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

二十九年八月遣汧兀魯迷夫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成宗元貞二年十二月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

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

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

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

其來附以為進討之地從之

緬王執兄被  
弒次子奔愬  
詔薛超兀兒  
等討之

大德四年五月征緬初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  
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  
牢因弒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  
省兵二千人討之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  
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  
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  
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  
哈刺哈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  
遠屢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

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  
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  
之出

五年夏四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五月雲南土  
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  
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  
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  
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魯求水西土官之  
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衆曰官軍

劉深增求蛇  
節金馬宋隆  
濟遂叛

遣薛超兀等  
伐金齒諸蠻

徵發爾等將悉剪髮黥面爲兵身死行陣妻子爲虜  
衆惑其言遂叛 六月宋隆濟率苗佬紫江諸蠻四  
千人攻楊黃寨殺掠甚衆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  
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於窮谷中梁王濶濶兵救之  
賊衆稍却 八月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  
緬師還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  
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吏故皆征之 九月誅  
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爲庶人初薛超兀兒等  
兵攻阿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朝夕慶等受其

遣劉國傑等  
討隆濟蛇節

賂首唱爲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  
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兒等  
遇赦削奪官爵爲庶人 十一月遣劉國傑帥師討  
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哈刺哈孫  
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寨因不花等率四  
川雲南湖廣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梁王提兵應之  
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六年春正月宋隆濟屢攻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  
梗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



陳天祥請緩  
征諸夷

殺傷殆盡。南臺御史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  
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  
深欺上罔下，遠勤大衆，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  
生，所在皆叛。旣不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  
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  
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  
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  
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此文從政敗卒言西南諸夷，皆  
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

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無施。或計  
蠻遠阻險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  
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  
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  
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乃下明詔招  
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朝之  
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  
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  
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筭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

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隙可乘，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可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二月，罷劉深等官，時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蛇節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爲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遣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

也速解兒等  
次第平諸蠻

平之

七年三月，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答哈刺、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嘗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夏四月，劉國傑敗宋隆濟、蛇節于墨特川。平之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旣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楊賽因不花分兵先進，

哈刺哈孫勸  
帝誅劉深

國傑平隆濟  
蛇節

大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筭。遂破之於墨特川。蛇節降，誅之。隆濟遁去，尋爲兄子朱阿重執之來獻。伏誅餘黨，相繼平。

成宗至大二年十一月，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爲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張溥曰：世祖之擊緬，成宗之擊八百媳婦，皆兵之得已者也。擊緬而及金齒諸蠻，擊八百媳婦而及宋隆濟、蛇節等，憤兵不戢，禍日蔓矣。緬固

筭只兒威招  
諭諸蠻得賂  
而還

西南夷地接大理成都而遙。至元八年，遣乞解脫因等持詔往諭，尋釁不已。一統而後，大師盛出，攻江頭，拔太公、金齒夷十二部，相率來降。橐戈勿用。成宗大德初，阿散哥也率黨弑君，王子奔訴，遣薛超兀兒等往討，名雖問罪而勢隔山嶠，金齒遮路，移師進征，無功輒還，卽誅戮將帥。申儆國法，不足以威外方。讐遠人也。八百大甸，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荒徼小夷，事絕聞見。世祖招流球、擊瓜哇，六師雲翔，無遠不屆。

獨赦彼弗問亦謂僻國萬里王享無與未可與  
日本安南等同責順逆也劉深鼓說嗣君好大  
調發驛騷雲南震動蠻酋宋隆濟等給衆結叛  
中國喪衄再易大帥僅殄叛黨遙望八百竟不  
能達武功頓矣或謂伐緬之役薛超兀兒始事  
高慶察罕不花受賂八百之禍劉深爲之成宗  
奮怒刑殺無貸師行罰必與漢武帝之誅王恢  
荀彘周世宗之斬何徽樊愛能同稱威武然敗  
績而行刑孰若臨事而慎動也世祖通緬實係

金齒頭目阿必爲引導其後阿郭阿禾數與緬  
難大德間復連諸蠻賊官吏小國反覆兵竊自  
掇隆濟蛇節酋官蠻婦迫於徵求敢抗顏行猶  
之南詔閣羅鳳苦鮮于仲通張虔陀而陷雲南  
瀘南之敗咎不在夷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阿合馬桑盧之奸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平章政事阿合馬奏理筭江淮錢穀誣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殺之阿合馬回紇人以言利有寵於帝中統三年始立左右部分統庶務以阿合馬領其事仍兼諸

阿合馬以言利有寵超拜平章事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路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乃止。明年，阿合馬以河南鈞徐等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與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至元元年，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帝以阿合馬為有能，因罷左右部歸中書，超拜阿合馬平章事。六年，新立憲臺。

阿合馬欲罷御史臺提刑司廉希憲爭之乃止

阿合馬慮其發已姦，因言于帝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糾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合馬語塞，乃止。時帝急為富國計，見阿合馬行事時有成績，又屢與史天澤爭辨。天澤常誦：帝由是益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阿合馬益橫，初制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

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帝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帝從之阿合馬復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十五年復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崔斌上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

阿合馬限崔斌直言誣殺之并及阿里栢等

平章而子若侄或爲叅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帝是斌言命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至是崔斌遷爲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憤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省錢穀誣崔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政張澍等雜治之竟致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

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十八年閏八月，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爲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十九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奸，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

王著矯太子  
令殺阿合馬

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鵬、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鵬問果何爲，易附耳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鵬、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



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  
兒聞之卽遣和禮霍亦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  
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行大呼曰王著爲  
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  
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  
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  
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請司敗  
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  
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

帝詢李羅得  
阿合馬罪惡  
乃詔戮尸并  
誅其子

乎四月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旣死帝  
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李羅乃盡得其罪惡  
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戮屍于  
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  
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  
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  
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  
與凡汰其中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  
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槨戮其屍

下耿仁于獄誅之。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恃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爲江淮右丞。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叅知政事。忽辛被逮。勅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嘗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二十一年十一月以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叅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權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而以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世榮旣入中書。卽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兵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之

桑哥薦用盧世榮

崔或言世榮不可相帝下之獄

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吏欲置之法尋罷之鈔法者中統二年王文統請造中統元寶交鈔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各交鈔法

世榮立規措所擢用阿合馬之黨

二十二年二月立規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乃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併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嘗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酷法仍禁民

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  
下不藉餽糧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  
易羊馬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  
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  
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  
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  
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出之臣  
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  
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三月立真定等路宣

世榮以宣德  
王好禮爲浙  
西宣慰使

世榮誣殺周  
戴

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  
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  
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  
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  
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四月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  
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眇視丞相左  
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  
杖一百斬之朝廷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

世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攷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自除，本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於是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招罪狀

罷權酷

上奏世榮對於帝前，一一欵服。詔安童與諸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十一月，盧世榮伏誅。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聞太子言，默然不敢救。至是，世榮竟以誅死。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有上書請內禪者，臺臣匿其章，不敢聞。而

盧世榮伏誅

帝怒內禪之言太子真金變死

帝從桑哥言免雍吉刺帶必失合

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殺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致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人心耳太子聞之竟以憂懼殂

二十三年秋七月免左丞相雍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官從總制使院桑哥之言也桑哥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盧世榮誅遂有大任之意

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前職雍吉刺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二十四年閏二月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叅知政事時麥木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三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

安童諫用桑哥不聽

行至元鈔

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十一月，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郭祐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無令他日得以脅問誣服為詞。」由是祐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寬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

桑哥誣郭祐  
楊居寬棄市  
又捕殺吳德

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鈔攷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鈔攷，爾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乃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葉李言桑哥  
宜相

二十五年冬，十月，遣使鈔攷諸路錢穀。初，桑哥摘委六部鈔攷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為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不

桑哥請以忻  
都等十二人  
理筭六省錢  
穀

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盜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其行，詔皆從之。十一月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時董文用爲御史中丞，獨不附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德，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官皆具食

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據臺事，譖於帝。言文用驕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二十六年十二月，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非便，宜悉遷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爲尚書省舍人，遣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



程鉅夫直言  
桑哥奏殺之  
帝不許

既而江淮行省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奸用事

立尚書鉤收錢穀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不許

二十七年八月朔日食地大震武平尤甚九月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驛龍虎臺遣阿剌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

趙孟頫奏行  
蠲除

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沂都王巨濟等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奏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穀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

民賴稍蘇

二十八年春正月。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免。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曰。夢炎臣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上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

帝論葉李賢  
于留夢炎

孟頫說徹里  
力言桑哥罪  
惡不忽木証  
之帝遂免桑  
哥等官籍其  
家

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日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溇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卽

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朝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辨駁之桑哥詞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帥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里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資二月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攷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鉤攷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

罷徵理司

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  
便詔從之仍命取旨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  
命而竊視者罪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  
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  
籍我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  
之罪遂以疾免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  
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學  
從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  
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

不忽木薦完澤爲右丞相

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  
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  
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  
平章政事 三月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  
閻復撰文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中  
書省臣麥木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  
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以  
欺蔽九重腴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攷覈凡入  
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求木

麥木丁崔彧請貶桑哥黨

下桑哥獄誅  
要束木

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卽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擾。既見鉤致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卽日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

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欲寘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秋七月，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黠徒，方受上知，卽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誅貶大臣，遣使四出，鉤致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荐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憨斂孫，妻子家貲入官，至是還之。是月桑哥伏

召還周祚桑  
哥伏誅

誅

二十九年三月誅桑哥黨納速刺丁等初桑哥既敗  
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  
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為不法理算江南錢穀極其酷  
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  
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  
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  
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時麥木  
督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

不忽本止立  
尚書省

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  
乎事遂寢五月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  
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  
編修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必以譽桑哥為  
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是月詔以  
楊居寬郭祐死非其罪給還其身貲

成宗元順元年五月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  
不別賢否選法大壞乃詔麥木督丁與何榮祖等釐  
正之

詔麥木督丁  
等釐正選法

張溥曰世祖至元十七年混一天下十九年而  
戮阿合馬屍二十二年而誅盧世榮二十八年  
而誅桑哥三凶速殄中外鼓舞朝廷神武赫焉  
可觀然究其始用莫非以利動也阿合馬種族  
回紇中統三年卽專理財賦寵倖登相掎歛作  
奸流毒海內王著痛發義憤殺之闕下帝尚不  
悟其惡孛羅言之始詔剖棺以創業之君經營  
夷夏有賊在側久而不察彼日而微何汶汶也  
盧世榮罪廢之餘浣濯再用桑哥爲瞻巴弟子

黠橫擅權後雖駢首市曹委肉鷹獺顧上下重  
困則已亟矣自古英君多好言利漢武帝之桑  
弘羊唐德宗之裴延齡同類並譏然四討匈奴  
府庫耗敝連兵藩鎮國用日竭不得已而立均  
輸之官密度支之令猶有辭焉胡元幅員遠邁  
前代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  
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漢唐極盛之  
際皆不能及寬徭薄賦富強有餘卽日本安南

占城緬國累歲用師中國之民固無罪也今日  
 筭錢穀明日括戶口立規措所而賈人皆官置  
 徵理司而鉤考徧出鈔法數變中書拱手為阿  
 合馬則殺阿里伯燕帖木兒崔斌為盧世榮則  
 殺周戴為桑哥則殺郭祐楊居寬簡覈繁苦不  
 顧淫刑世祖於利直性好之非以國勢為緩急  
 也葉李在宋朝上書攻賈似道頗號剛直繼背  
 而仕元即首舉桑哥毒國害民於法當斬李淦  
 訟言帝不加罪反召佐完澤佞人逸誅公道鬱

塞然原帝初心豈特愛李即三奸未嘗不庇也  
 阿合馬威福自恣太子畏不敢發王著便宜行  
 戮罪狀始白若使必告帝而後動鮮不為秦長  
 卿續矣且進世榮者阿合馬也阿合馬死而復  
 任世榮薦世榮者桑哥也世榮死而復任桑哥  
 一奸死一奸入凡至元一統之年皆小人聚斂  
 之日古來人君好利未有過於元世祖者也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科舉學校之制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元自太宗下中原用耶律楚材議命朝臣歷諸路考  
試以論及經義詞賦分為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  
能兼者聽得東平楊英等若干人皆一時名士而廷

議或以爲非便事復中止。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王鶚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又請依前代立國學，選蒙古人諸職官子孫百人教習，俟其藝成然後試用。皆未及施行。至是丞相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繼而許衡亦議學校科舉之法，罷詩賦，重經學，定爲新制。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耶律有尚請立國子監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二十四年閏二月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至元初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集賢院以給有才

藝之士

二十六年秋八月始置回回國子學

二十七年春正月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立興文

署掌經籍版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十八年春正月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

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各賢經

行之所與好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並爲書院凡師

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

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路州

立小學並立書院

縣及書院置之

成宗元貞元年三月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

領之 秋七月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

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

之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大德八年增蒙古國子生三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弟

充之

武宗至大元年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

酒學者興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授業日

召吳澄爲國子監丞

晏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誨之。

李孟等請進用儒者

四年夏四月。勅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選用。初。帝命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又嘗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式。至是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學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以吳澄爲司業。澄用宋程顥學校奏疏。胡瑗六學教法。朱熹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

亦莫知朱陸之爲如何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

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上言科舉事。世祖朝屢嘗命下。成宗武宗尋亦有旨。今不以聞，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臣等所擬將律賦省題詩小賦皆不用，專立德行習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下詔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

中書省臣請  
專立德行習  
經科以取士

詔定科舉之  
制

儒雅，崇學校，爲育材之地。議科舉爲取士之方，規模弘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爲首，試藝則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則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科場每三歲一次，開試。舉人從本貫官司於諸色戶內推舉。年及二十五以上，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經明行修之

士以次教遣其或徇私濫舉併應舉而不舉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其義理精明文詞典雅者爲中選第二場策一道以時務出題限五百字以上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太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

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古賦詔誥用古體章表四六參用古體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題不矜浮藻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第一名賜進士及第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三甲皆正八品兩榜並同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

虞集請重選  
學官

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  
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  
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  
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  
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  
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  
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  
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  
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

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  
義師說而不敢妄爲竒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  
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  
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  
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  
莫知根抵者矣。

延祐元年十二月復以齊履謙爲國子司業。初履謙  
與吳澄俱在國學。旣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  
爲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

齊履謙議立  
升齋積分法

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爲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爲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又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

泰定帝泰定二年閏正月，詔以近歲公卿大夫子弟與凡民之子入學者衆，其學官及生員五十餘人，已給廩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員二十四人，廩膳並令給之。學之建置在于國都，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吏皆從本學取以充之。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

至元元年十一月，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省，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



里帖木兒  
伯顏議罷科  
舉法許有壬  
爭之不得

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  
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爭之  
丞相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  
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  
而畏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  
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  
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筭豈盡出於舉子  
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叅政耳有壬曰若張伯  
誠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

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  
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  
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  
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  
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  
否也伯顏不聽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  
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諳有壬曰叅  
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移疾不出  
六年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旣輟翰林學士承

夔夔請復行  
科舉

旨夔夔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納其言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初世祖下雲南以賽典赤爲行省平章政事時雲南俗無禮儀男女往往自相配合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子弟莫知讀書者賽典赤始教民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置學田其後賽典赤子忽辛相繼爲行省右丞復請下雲南諸路遍立孔子廟選經學之士爲之教官而文

賽典赤教雲  
南立學

風始興元世學校之盛遠被遐荒亦自昔所未有云史臣曰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爲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襃然舉首應上  
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

衛勲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廕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賞進，至于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與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任之法，曰椽吏，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徃徃由是躋要階，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至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張溥曰：元世祖至正二十三年，從程文海請，詔訪江南人才，趙孟頫、葉李、趙孟頫、張伯淳等咸

見擢用。求才殷矣。乃科舉一法。數議不決。迄仁宗皇慶二年。始詔行之。國歷三主。取士無制。未識四十餘年間。天下俊乂。釋褐登朝。何途之從也。順帝卽位。徹里帖木兒議罷科舉。伯顏主之。呂思誠力爭。出補廣西。許有壬懼禍。不辭班首。久而嚙嚙進言。始詔復行。則貢舉之廢。又六年矣。太祖初得中原。耶律楚材獻議用儒。世祖將定天下。許衡立法取士。二祖草創經營甚詳。而一統以後。制反疏濶者何也。蒙古用人以國族

勲舊。貴遊子弟爲先。而法不專於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選士合而爲一元之官人。選士分而爲二。合而爲一者。以士爲官。而學較尊。分而爲二者。官不必士。而徼幸出怯。薛以下吏道多端。工匠與隸。崇班高品。卽曰好儒名焉而已。有元數主。文治寥寥。延祐行科舉。賜進士。至順表先賢。廣從祀。號爲知禮。然仁宗初立。釋奠孔子。遣宦者李邦寧行事。大風變起。文宗襲位于上都。卽以西僧輦真喫刺思爲帝師。大臣郊迎。俯伏進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觴名爲尚儒而先辱元聖二帝之彬彬亦葉公  
之好龍耳況成武而降哉江南學田試官供帳  
所關國費亦復幾何明詔屢嚮而大臣懷忌知  
其所見者淺而夷道尚存也或謂國子之官師  
儒重職元世領之者如許衡李孟齊履謙輩代  
稱得人山谷興學草野傳書洛閩遺風于此爲  
盛然學者不必用用者不必學學校科舉猶然  
兩途耳若李斯焚詩書韓侂胄禁道學則侏儻  
椎結又羣起而笑之矣

卷之八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高安陳邦瞻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郊議

成宗大德六年三月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  
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剌哈孫行事先是國俗代有拜  
天之禮衣冠器用皆從其初憲宗二年秋始以袞冕  
拜天于日月山其冬又用孔氏子孫元措議合祭昊

合祭昊天上帝  
皇地祇五方帝于南郊  
遣哈刺哈孫攝事

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世祖中統二年夏親征北方躬祀天于舊檀州之西北灑馬潼以爲禮皇族外不得與盡如國俗至元十二年冬以受尊號遣使豫告天地下太常檢討唐宋金舊儀於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臺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獻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卽南郊告謝焉十三年夏以下江南遣使告天地中書下太常議定儀物以聞制曰其以國禮行事三十一年帝卽位夏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爲太行

皇帝請諡南郊爲告天請諡之始至是年三月乃合祭昊天上帝地祇五方帝于南郊遣左丞相哈刺哈孫攝事是爲攝事天地之始

九年二月復定郊祀禮丞相哈刺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遣官攝祭歲用冬至有司豫備儀物至期以聞制下翰林集賢太常禮官皆會中書集議議曰周禮冬至圜丘惟祀昊上帝至西漢

議郊祀禮當  
取規唐制

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迄無定論。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足法也。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禮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且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唐宋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修嚴，非倉卒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

省郊祀配位

尚書省臣等  
請以太祖配  
南郊世祖配  
北郊

議尊祖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今宗廟已有時享，郊祭止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也。不從。是歲郊祀配位遂省。武宗至大二年冬十月，復議郊祀禮。尚書省臣及太常禮官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聖武皇帝祀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皇帝配。帝皆是之。

李之紹等議  
北郊從祀朝

三年春正月，議北郊從祀朝日夕月禮。博士李之紹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三  
蔣汝礪議曰按方丘之禮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夏至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黃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配以后稷其方壇之制漢去都城四里為壇四陛唐去宮城北十四里為方壇北角三成宋至徽宗始定為再成歷代制雖不同然無出於三成之式今擬取坤數用六之議去都城北六里於壬地選善地於中為方壇三成四陛外為三壝仍依古制於外壝之外治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墻垣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從祀自漢以來歷代

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今蓋叅酌舉行九月太常禮院復下博士檢討儀物是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以太祖配五方帝日月星辰從祀  
仁宗延祐元年夏四月太常寺復請立北郊帝不從北郊之議遂輟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買間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埜學士蔡文淵袁桷鄧文原太常禮儀院使王緯田天澤博士劉致等會都

買間等議南郊十三事又續議四事



堂議一曰年分按前代多三年一祀天子卽位已及三年常有旨欽依二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蒼壁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鈎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卽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旣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大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元年中書圓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三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以下莫不皆然至大三年冬十月三日奉旨十一月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圓議取旨四曰告配禮器曰魯

元史紀事本末卷九  
五  
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宋會要於致齋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犧尊豆籩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日，以質明行事，初獻攝太尉，同太常禮儀院官詣太廟奏告，圓議取旨。五曰大裘冕，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尚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十有

二旒，則天數也。陸佃曰：禮不盛服不充，蓋服大裘以袞襲之也。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袞。開元及開寶通禮，鸞駕出宮，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宋會要紹興十三年，車駕自廟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日服大裘袞冕。圓議用袞冕取旨。六曰匏爵，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謂陶瓦器，匏用酌獻酒。開元禮開寶禮皆有匏爵。大德九年，正配位用匏爵有玷，圓議正位用匏，配位飲福用玉爵，取旨。七曰戒誓，唐通典引禮經祭前期

元史紀事本末 卷九  
十日親戒百官及族人，太宰總戒羣官，唐前祀七日，宋會要十日纂要，太尉南向，司徒亞終獻，一品二品從祀北向，行事官以次北向，禮直官以誓文授之，太尉讀，今天子親行大禮，止令禮直局管勾讀誓文，圓議令管勾代太尉讀誓，刑部尚書蒞之，八日散齋，致齋禮經前期十日，唐宋金皆七日，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國朝親祀太廟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大明殿，儀依前七日，九日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按蒲越橐鞞藉神席也，漢

舊儀高帝配天，緝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爲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裊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橐鞞配位，蒲越冒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圓，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十日特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秦用騶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

祀用大牢光武采元始故事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  
用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大牢一  
本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  
肥膂一牲正副一鹿一十八野豬一十八羊一十八  
圓議依舊儀神位配位用犢外用馬其餘並依舊日  
已行典禮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烟爲歆神始宗  
廟則炳蕭裸鬯所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  
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  
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圓議依舊儀十二曰割牲

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又諸子大  
祭祀正六牲之體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殺體其犬豕  
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也熟其殺  
謂體解而爛之爲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  
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拍兩  
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臑膊髀正脊脰脊橫脊正脊短  
脊代脅并腸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  
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  
則爲七以薦腥體解則爲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

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爲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鹿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圓議依舊儀。十三曰大次小次。周禮掌次王旅上帝張璠按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鸞司帥其屬設大次于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曲禮曰踐阼臨祭祀正義曰阼主階也。天子祭祀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次之文。古者人君臨位於阼階。蓋阼階者東階也。

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太廟儀注大次小次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爲尊也。圓議依祀廟儀注續具未議。一曰禮神玉。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用玉帛。皆不定之辭也。崔氏云天子自奉玉帛牲體於柴上。引詩圭璧旣卒。是燔牲玉也。蓋卒者終也。謂禮神旣終。當藏之也。正經卽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

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從之。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於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啜主人，少牢饋食禮曰：尸十一飯，尸啜主人，啜，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

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啜，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曰升煙，禮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瘞血。宗廟之裸鬯，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爲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栢，四曰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

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廡而二家  
自相矛盾唐開元禮杜佑通典五禮畧完至宋開寶  
禮并會要與郊廟奉祠禮文中闢講明始備金國大  
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  
況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大德九年中  
書集議合行禮儀依唐制至治元年已有祀廟儀注  
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  
增損修之待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  
官員數及行禮并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亞

終獻官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  
可權止

文宗親祀南郊

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  
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  
是凡七世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行焉

張溥曰遼祭木葉山以祀天地神位東向中立  
君樹前植羣樹懸牲告辦班位奠祝致嘏飲福  
微與禮合金因其俗始有拜天之禮太宗吳乞  
買僭號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始有

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寢備。及元一統。質  
文舉矣。然世祖躬祀天於舊檀州之西北。灑馬  
潼獻脯饌。尚從國俗。再傳而下。親祀者鮮。英宗  
有志未遂。久而後成。逮至大間。大臣更議立北  
郊。亡何中輟。遂廢不講。郊社國之大事。其疏若  
此。又何言中祀以降哉。或曰。郊天配祖。周禮詳  
之。秦人忘之。襄公作西時祀白帝。其子孫遂并  
祀青黃赤。而黑帝獨缺。西漢重郊祀。而不能復  
三代之制。祀雍五祀及甘泉太乙汾陰之屬。皆  
出方士祈福之說。非古人之報本反始也。高惠  
不親祀。文帝壹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  
親郊雖多。而高祖失配。哀平之間。怵于禍福。南  
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以漢帝  
之好文。諸臣之達禮。累朝稽古。嚴祀尚乖。元起  
沙漠。何足責也。然漢承秦敝。古文蕩滅。文帝賈  
生宣室問對。但言鬼神。未遑典祀。諸儒折衷。畫  
一爲難。元承宋後。南北二郊分祭合祭。論者詳  
矣。新王受命。禮可立行。而遲久靡定。君子深惡



其志之不在天地也。漢武之世嘗三歲一親郊。程頤猶謂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主不可一歲不祭天。深譏其非禮。元則南郊之祭丞相大夫三獻行事。天下之主不主天下之祭祀而屬之其臣。天其肯久享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高安陳邦瞻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廟祀之制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甲午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國俗祖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潼以蒙古巫祝致辭。帝即位之元年。設神主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闡赤致祭焉。必闡赤譯言典書記者。二年從中

定太廟八室之制

書署奉遷神主于聖安寺之瑞像殿，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元年冬，奉安神主于太廟，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爲上，以次而東。二年冬，享於太廟，尊皇祖爲太祖。三年秋，始作八室神主，設祫室，丞相安童、伯顏言：祖宗世數尊諡、廟號，配享功臣，增祀四世，各廟神主七祀，神位法服、祭器等事，皆宜以時定。乃命平章政事趙

孟等集議製諡及廟號，定爲八室：烈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皇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是年奉安神主于祫室，歲用冬祀，如初禮。四年，初定一歲十二月薦新時物。六年冬，時享畢，復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

始遷太祖以下神主于太廟

廟七晝夜始造木質金表牌位十有六設大榻金椅奉安祔室前為太廟薦佛事之始十三年改作金主太祖主題曰成吉思皇帝睿宗題曰太上皇也可那顏皇后皆題名諱十四年秋詔建太廟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室同堂後世遂不能革非禮遂以古今廟制畫圖貼說以聞至是始告遷於太廟命承旨和禮霍孫太常卿太出禿忽思等以祔室內粟主八位併日月山板位聖安寺木主俱遷奉太祖廟宗二室

段那海等請廟分七室

祔明孝太子于廟

金主於新廟奉安遂大亨焉撤舊廟毀之十八年春博士李時衍等言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尚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廟分七室二十一年三月太廟正殿成奉安神主三十年冬十月祔明孝太子主于廟先是皇太子真金卒太常博士議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諡統曰昭

明齊武帝謚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謚寧曰惠昭金世宗謚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准中祀從之遂謚曰明孝太子作主用金至是祔于太廟後追尊帝號廟號裕宗

成宗大德元年制享太廟增用馬

十一年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

武宗至大二年正月以受尊號恭謝太廟為親祀之

武宗即位追尊諸帝

始親祀太廟

始十二月親享太廟奉玉冊玉寶加上太祖聖武皇帝尊謚曰法天啓運光獻皇后曰翼聖睿宗景襄皇帝曰仁聖莊聖皇后曰顯懿其舊制金表神主以櫝貯兩旁自是主皆範金作之如金表之製

英宗至治元年正月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廟先是延祐七年冬十月帝命太常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賢等議親祀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無以朕勞而有所損焉其一遵典禮十一月帝躬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欬歔流涕左右莫不

英宗入仁宗室欬歔流涕遂行四孟親享之禮

定寢殿諸室  
之制

感動至是遂行四孟親享之禮。謂羣臣曰：朕纘承祖宗丕緒，夙夜祇慄，無以報稱。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五月中書省臣禮官上言：前代廟式，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爲一室，正室增爲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爲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爲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后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爲寢，作前殿十五間，中三間通爲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爲室，庶幾情文得宜。從之。

議定太廟夾  
室

三年六月，議定太廟夾室。時以太廟夾室未有定制，詔臺院禮官定議。博士議曰：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同禮曰：西夾南向。注曰：西廂夾室。此東西夾室之正文也。賈公彥曰：室有東西廂曰廟，其夾皆在序，是則夾者猶今耳房之類也。然其制度則未之聞。東晉太廟正室一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共十有八。所謂儲者，非夾室歟。唐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南北三間。又宋哲宗亦嘗於東夾

室奉安。後雖增建一室，其夾室仍舊。是唐宋夾室與諸室制度無大異也。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今廟制皆不合古。權宜一時，宜取今廟一十五間，南北六間，東西二間，準唐南北三間之制，壘至棟為三間，壁以紅泥，以準東西序。南向為門，如今室戶之制，虛前以準廂，所謂夾室前堂也。雖未盡合於古，於今事為宜，從之。

盜竊仁宗及后金主太常

泰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先是盜入太廟，盜仁宗及后金主，命重作。至是奉安。

禮官議罪

太常禮官以失守議罪有差。四月更定太廟室次。

劉致議更太廟昭穆室次

初，博士劉致建議：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於東，穆處於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國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一十五間，東西二間為夾室，太祖室既居中，則唐宋之制不可依，惟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睿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

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爲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當居東爲昭之第三世昭之後居左穆之後居右西以左爲上東以右爲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爲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於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公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然僖公猶是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爲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祖宗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至是中書省臣以致議上言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以次附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附東室今議者言國家建太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爲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居中南向睿宗宜附左一室世祖附右一室裕宗附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附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次附裕

宗室之左英宗祔成宗室之右臣等以其議近是謹繪室次爲圖以獻惟陛下裁擇從之

文宗天歷元年詔毀顯宗室

順帝元統二年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達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

達魯曾議真哥皇后當配享武宗

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宜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饗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

後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

至正三年冬十月親祀太廟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



劉聞言順帝  
當拜寧宗

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臣。春秋時魯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按元世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潼。將有事，勅太僕司，捫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潼，則蒙古大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

南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云。

張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惟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文嘗不備。郊祀之禮，至太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則其荒於禮也久矣。聞考一統以來，世祖一書幸大聖壽萬安寺，成宗一書太后幸五臺山，一書建天壽萬寧寺，英宗一書作壽安山寺佛像，泰定帝一書賜大天源延聖寺田，一

書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順帝一書賜大承天  
護聖寺田。非禮之祠。疊書史冊。彼固以爲土木  
禱祀。僧徒衣食。致嚴已極。卽古封泰山禪梁父  
七十二家。莫與齒也。大報惟天。一本惟親。且從  
畧。馬弗躬。弗親。謂可無罪。其于禮也。夷而泰。泰  
而叛矣。春秋定公九年。書從祀先公。盜竊寶玉  
大弓。魯無人之辭也。元至治三年。盜竊仁宗及  
后神主。泰定三年。盜竊武宗神主。至正五年。盜  
竊太廟神主。神主之重。重于國之鎮寶。三見竊

焉。無人甚矣。桓公十四年。書御廩災。成公三年。  
書新宮災。三日哭。不恭之所致也。元之大德六  
年。太廟寢殿災。至治三年。奉元行宮正殿災。不  
敬而災。天變亟矣。禮支庶有天下者。始得立廟。  
漢宣帝繼昭帝而戾悼二園。不列昭穆。以其非  
繼體也。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謂之逆  
祀。元之顯順二君。不當稱宗。睿德二宗。不當立  
廟。武宗繼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  
廟。則違支子之禮。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附而反躋其上則蹈逆祀之譏厚私親而干大分如此而祭不如其無祭也真哥皇后武宗正配以無子之故屈于妾母元統初逸魯會上議始獲配享與唐之懿安皇后配享憲宗同稱得禮斯益夷而中國者矣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高安陳邦瞻原編

侄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律令之定 補

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夏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家世業吏習于律令乃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緝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上之帝命刻板頒

何榮祖上至元新格

王暉上政事書

行使百司遵守。既而王暉上政事書，首言議憲章以  
一政體，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  
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爲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  
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  
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  
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  
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爲理，未免有酌  
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  
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

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  
天下治矣。帝曰：善。

命何榮祖更  
定律令

成宗太德三年春二月，命何榮祖更定律令。榮祖上  
書言：臣所定者三十餘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  
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召元老大臣聚  
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既而鄭介夫上言：律者至  
公大定之制也。臯陶作士，明于五刑；穆王訓書，罰屬  
三千。綱舉目張，井然不紊。故百官奉法，各知所守而  
不敢踰；百姓視法，各知所避而不敢犯。自三代而下，

鄭介夫請定律

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爲先歷觀古今未有無法而能一朝居者也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以並緣爲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顧鹿駭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欲強其無犯得乎內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寫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議擬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

得之勅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爲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按之三十年前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按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同或綸音初降隨卽泯沒遂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不聞如是可以立國者京都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况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

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又如禁牛而私宰者愈多、輦轂之下、十家而八、又如奸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禿魯麻、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品官富人、或索七十錠、市庶之家、不下二三十錠、更要表裏頭面羊酒等物、與估賣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隣不得占執、告到官府、無力與辨、業在豪家、終爲所有、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

刑名爲重、而婚田錢債、畧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賊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爲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旣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爲王民、豈可家自爲政、人自爲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技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

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  
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  
下、各自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  
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日對  
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  
至於強凌弱、眾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  
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  
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  
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

制勅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  
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  
爲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  
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  
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可謂成物之簡能、  
太平之要道矣、

仁宗皇慶元年三月、詔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  
類集成書、名曰風憲紀綱、

英宗至治二年十一月、御史李端言世祖以來所定

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奸治獄者有所遵守從之

命完顏納丹  
等定大元通  
制

三年二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二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其五刑之目凡七十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旣決

曹伯啓言黥  
杖徒役法當  
改

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伯啓又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卒不果行

張溥曰元循金律胡法參夷世祖混一蠲繁苛畫新法五等定罪囚多老死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大辟始一加刑七八十年中老稚嬉戲不



元史紀事本末 卷一  
六  
觀斬戮庶幾近仁。乃當時議律者。鰓鰓有憂。如  
何榮祖鄭介夫等。獻新格。陳讜言。敬明乃罰。至  
于再三。虞夏無刑。而周誥詳刑。深慮南北異規。  
出入多制也。繼體守文。風愆不戒。西僧天赦。奸  
宄逋逃。網漏吞舟。焚巢四起。元之不振。蓋由法  
玩乎然。秦人尚法。三族之辟。興自文公。商鞅論  
囚。渭水盡赤。始皇酷烈。專任刑罰。胡亥更律。令  
有罪相坐。戮蒙毅等于市。毘諸皇子。十公主于  
社。刑者半道。殊死積市。逾年覆滅。天之厭胡。必

甚于秦。而元反子孫十傳。優游後亡。意者秦以  
暴元以寬也。宋藝祖哀矜折獄。三宗務崇仁厚。  
羣臣犯法。大者下御史臺。小者下開封府。大理  
寺未嘗特置獄。卽元惡未嘗有凌遲刑。閭閻樂  
生。獄多不寃。然熙寧中。祖無擇下秀州獄。苗振  
下越獄。蘇軾下御史獄。臺臣承王安石意。詔獄  
亟用。制勘推勘。二院並興。李逢之獄。寃播天下。  
紹聖間。章惇蔡京等用事。置元祐訴理局。置同  
文館獄。皇城司獄。窮治刻深。黨禍大作。高宗南

渡賊檜妬岳飛功。構大獄死之。又構趙汾與張浚胡寅李光等五十人謀逆。欲種誅。獄成。病不能署而寢。以宋朝寬大。列宗仁恕。而權奸假借。禍同羅織。刑之能死人也。人主緩之大臣急之。鍛鍊周內害。且數世。况尚嚴酷哉。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終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高安陳邦瞻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日瑞

玉瑞

運漕 河渠 海運

世祖至元十七年二月浚通州運河

十九年十二月始海運初朝廷糧運仰給江南者或

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

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由膠萊河入海

世祖命羅璧  
張瑄朱清等  
造平底船行  
海運

復海運

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庸，殺人亡命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等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

二十年復海運，是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行，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鵬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河，復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鵬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蓋猶未專於海道也。

立行泉府司  
專掌海運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歲遂罷東平河運糧。

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令在外者於河西務

從詔仲暉等  
言開會通河

置司領接海運

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項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畜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丘濬曰。臣按會通河之名。始見於此。然當時河道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

石。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牖。洪武三年。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我太宗皇帝肇

造北京。永樂初。運糧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

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舊河。朝廷命工部尚書宋

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水。下達魚臺縣場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輝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百年于茲矣。臣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未有而元人始創爲之非有所因也。元人爲之而未大成用之而未得其大利。至于今國朝益修理而擴大之前元所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極盛之數則踰四百萬焉。蓋十倍之矣。昔宋人論汴水以爲大禹疏鑿隋煬開明終爲宋人之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朝代非一。謂天意顯在宋臣不敢知。若夫元之爲此河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今日輸輓用其意豈不彰彰然明矣哉。

二十七年五月省臣馬之貞言霖雨崩岸河道淤淺宜加修濬奏撥放罷輸運站戶三千專供其役仍俾採伐木石等以充用歲委都水監一官巡視且督工易牖以石而視所緩急爲先後從之

二十八年併海運四府爲都漕運府一從朱清張瑄之請也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

今清瑄專督歲運

郭守敬請開通惠河

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牖以時畜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甃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丘濬曰臣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牖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

增海運糧

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積水潭。卽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旣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然亦未覩其果便利也。

成宗大德五年。以畿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爲百二十萬石。

八年。增海運米爲百四十五萬石。

十年。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遣官至江浙  
議海運

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石走沙漲。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水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併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悉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先是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

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敵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雇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遙授右承海外諸番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千戶等官。俱從之。

仁宗延祐二年二月。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由會通河以達于都。多踰期不至。詰其故。皆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來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或五百料船。于此河行。駕以致阻滯往來舟楫。今宜于沽頭臨清二處。各置小石牓一。禁約二百料以上之船。不許入河。違者罪之。順帝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時中書參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一

李羅帖木兒  
傅佐議開金



口河許有壬  
極言其害脫  
脫不從後竟  
無功帖木兒  
佐俱伏誅

百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都城內輪納，是時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在必行。左丞許有壬因條陳其利害言成宗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文宗至順初，因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通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令工部官併河道

提舉司及耆老相視，皆言水由二城中多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曾有漁舟上下，此卽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于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通州爲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曠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于萬一乎。又地形一懸絕，若不作閘，必致走水。

淺澁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  
月專人淘洗是終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作通惠  
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  
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  
此議方興傳聞于外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謂爲成  
大功者不謀于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  
法當今不宜有此議上脫脫終不納興工四閱月而  
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  
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又費用不

貲卒以無功既而御史糾劾建言者李羅帖木兒傳  
佐俱伏誅是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  
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  
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  
竊據浙東西之地貢賦不供海運之舟不至京師

至正十九年遣伯顏帖木兒徵海運于江浙詔張士  
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二賊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與  
行省丞相多方開諭之始從命得粟十有一萬石後  
三年復遣官往徵拒命不與初海運之道自平江

遣伯顏帖木  
兒徵海運于  
江浙張士誠  
方國珍拒命

殷明各開海  
運新道

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  
長灘開洋沿山隩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  
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  
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後  
朱清張瑄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  
至撐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大洪又過萬里  
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過成山過劉島  
至芝罘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最後  
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  
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  
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  
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  
棄其米者然視漕河之費則其所得益多矣歲運  
之數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  
千一百七十二石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  
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二十二年一十萬  
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二十三年五十七萬

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  
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  
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  
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  
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  
六石 二十八年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二百五十石  
至者二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二十九  
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

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  
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  
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  
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  
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  
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  
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  
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  
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

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  
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  
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  
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  
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  
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  
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  
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  
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  
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  
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  
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  
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  
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  
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石  
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  
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  
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

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  
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  
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  
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  
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  
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  
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  
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  
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  
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  
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  
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  
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  
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至者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  
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  
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  
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

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  
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  
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  
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  
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  
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  
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  
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二  
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

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史臣曰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  
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  
之策而江南之粟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  
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  
富豈非一代良法與

丘濬曰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  
東吳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  
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史稱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

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



計也。

張溥曰。天下有三大利。曰西北水田。曰導河入衛。曰海運。西北水田者。何。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浙江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願耕者。合衆授地。定畔爲限。設萬夫千夫百夫之賞。三年後征。五年命以官。十年許世襲。近可得民兵。遠可紓饋運。而江海遊食輕剽者。亦率有歸。此元泰定中虞集之議也。導河入衛者。何。古

黃河自孟津至懷慶入于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于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遂因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至昭代定鼎燕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今若干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衛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

息而京師形勝益壯。其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至淇門。入于衛。達于京師。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繇江入淮。沂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由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其便者二。又河西沃壤。人力可盡。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既備旱潦。兼捍戎馬。而河南北直轉。羸瘠爲富強。陝西沿邊。修秦漢故蹟。築爲邊墻。堰爲陂澮。外捍衛而內灌溉。殺徐沛上流之勢。功及全陝。其利者三。

此乃國朝江良材之議也。海運者何。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陸。有河。有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海運則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此元朱清張瑄之議也。導河之役。重大難言。而水田海運。便利易舉。虞集初上議時。當國者疑受田以賄成。而中格。及至正之季。海運不至。國用匱乏。朝廷始思集言。有海口萬戶之設。歲亦得數十石。惜行之已晚。無救土崩耳。海運始于秦攻。雙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瑯邪。負海之郡。轉運。

北河。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元運仰給  
江南。發浙西。凌黃河。頓中灤。開膠萊。憂勞費甚。  
治顏平宋。命朱清張瑄等載宋圖籍。自崇明由  
海道入燕都。後遂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  
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三百里。旬  
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筭。國歲資之。終元不廢。  
議者慮料角不可越。暴風不可測。一舟之失。米  
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民命  
尤可念也。則斷斷難之。然都燕全勢。北有居庸  
醫巫閭。以爲城。南通大海。以爲池。非若唐人都  
秦。有險無水。宋人都梁。有水無險也。主于河而  
協以海。固可並行不悖乎。

卷之十二

終

西交黃河... 命朱清張瑄等... 人燕都後遂建海運之策... 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萬三千五百里... 日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異國歲資之終元

謝以燕國可並行不執平

秦○官○劍○無○水○宋○人○嗜○樂○育○水○無○劍○也○主○于○西○而○  
饗○巫○閭○以○為○世○前○武○大○公○以○為○燕○非○昔○魯○人○嗜

